

成英姝——百萬小說俱樂部的人性偵探

成英姝，清大化工系畢業，一九九四年出版第一本小說《公主徹夜未眠》，爾後陸續出版《人類不宜飛行》、《好女孩不做》，二〇〇〇年以《無伴奏安魂曲》拿下時報百萬推理小說獎。

一百萬，對一個資本家而言恐如九牛一毛；但作家而言，卻可能意味著一個安定的寫作條件。「獎」之為物，除了獎勵，也是造勢，用一百萬來獎勵長篇小說作品，毋寧是獎中之獎，是文壇的重頭戲，必將引來作者與讀者之側目與騷動。

受到「通俗化」的文學獎策略之影響，聯合報二〇〇〇年的文學獎還加設大眾文學獎，中國時報、皇冠出版社的百萬獎金，也都不約而同標榜通俗、類型小說（推理）為徵文的對象。第一次寫偵探小說的成英姝，初試身手之作《無伴奏安魂曲》，使她繼朱天文、嚴歌苓、杜修蘭、張國立……等人後，也晉身各文學獎百萬小說家俱樂部之林。

已出版過數本小說的成英姝，小說創作風格獨具，常被稱為世紀末的頹廢美學，甚至是黑色文學。她擅以犀利的文字、豐富的象徵，以及充滿想像力的黑色幽默來描繪都會的荒謬異境。《無伴奏安魂曲》雖遷就偵探小說的形式，一改以往寫小說時的象徵手法（取代平鋪直敘情感表達的寫作風格），而為較直接、能與讀者取得互動的「大眾小說」寫作取向。但深入女性心理，描寫一個平凡的女孩美綺，犯下殺人之罪，簡單的行為背後蘊含著深意，刻畫女性的脆弱與毀滅衝動……，仍是成英姝式的黑色荒謬。她這齣偵探劇偵探的不是離奇驚悚的事件，而是人性。

時間回到二〇〇〇年二月廿二日下



（陳文發攝影）

午，台北衡陽路「上海極品軒」，焦桐主持，平路、李昂、陳雨航、楊澤、鄭麗娥一干評審，正要決定千禧年將推出一部銜接文學與大眾的明星小說應該何種風貌。

楊澤認為《無伴奏安魂曲》的主題是天真的失落，小說中幾乎每一個角色都有自己過去的傷痛，整部小說重疊過去與現在，極像心理治療的過程，作者對於人性、女性的心理作了相當深沈的分析。

陳雨航則認為，這篇小說裡的角色本身對暴力和犯罪沒有罪惡感，彷彿「過去與童年」，才是罪惡的根源。暴力與罪惡被稀釋，寂寞藉殺人而被看見，似輕而實重。

李昂說：這篇小說的特點在於其驚悚並非來自大量的血淋淋，而是精神的壓迫。說這一代年輕人寂寞或失落，並不貼切，而是一種焦慮與疏離。她認為小說寫出了台灣年輕一代的心境，每個人都游走在邊緣上，一旦過了這個邊緣，很可能沒有理由而殺人。

鄭麗娥肯定小說內蘊的病態美學，但她認為這篇小說心理刻畫著墨過多，推理的節奏並不是很鮮明，文學性高過推理性，不是她理想中的推理小說。

平路閱讀這篇小說，想到村上春樹、吉本芭娜娜，一針見血地直指人心的空洞。作品裡的懸疑點很好，手機的留言呈現非常寂寞的、都市裡的一種單音。所以雖然對於推理的著墨並不緊湊，卻用大眾的形式，說出了深沉的主題。是「大眾」與「文學」非常好的接合點。

就這樣成英姝以人性偵探的姿勢，進入百萬小說俱樂部。對她個人固然是肯定

與鼓勵，對國內文壇來說，其實有兩個地方可做討論。一是文學獎效應，一是對國內推理小說發展的影響。

文學獎是作家成名的推進器，只要連年獲獎不斷，登時就能獲封「新生代重要作家」之類的封號，文壇之路遂大有可為。然而有趣的是，成英姝卻非以獎起家的作者，她在張大春、初安民等重要作者與編者的力薦下，由聯合文學出版，推出小說集《公主徹夜未眠》，並在同一個出版社陸續推出有關變性人題材的後設小說《人類不宜飛行》、及《好女孩不做》，散文《私人放映室》與《女流之輩》。文風具有新人類奇想解構的思維，荒謬與超現實的情節為她架構文本的拿手好戲，兼以內容或荒誕或奇趣，頗能代表九〇年代以來在後現代風潮中成長的一代，他們的心靈狀態與文學好惡。

前輩小說家袁瓊瓊提到成英姝，認為她傳達出一種現代人的心態，其作品具有「不負責任」的特點。

有人說：成英姝的奇思怪想，正是新人類顛覆傳統思維的呈現，像婚姻、家國、性別等問題，要不就是以嘲諷、戲謔的方式看待而予以顛覆，要不就是直接略過嚴肅沈重的議題直接鑽進虛構的世界，你會發現這裡有許多你想不到的點子，但絕不會令人太傷腦筋，這點和同為新世代作家上海的衛慧倒是隔海呼應，她們都對既有的世界發出都會新女子的新聲。

但成英姝自己覺得她卡在一個尷尬的世代交替中：「上一輩作家從我們還是小孩子，就被肯定地位，現在還受尊重，小一輩作家，不按牌理出牌生出新東西，受

年輕人歡迎，最尷尬的是我們中間這一群人。」

從小都是模範生的她，對於自由，認為只是一個輕與重的問題。成英姝的爸媽都是中學老師，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觀念，尤其覺得知識份子應該有責任帶領所有人民，成英姝對此很反感。她覺得社會把一些事情看得過「重」，使人喪失了追求自由的動力。

追求自由，在她看來，就是能夠將一些事情，尤其是一些社會不認同的事情，看的輕或重而已。

後來大學唸化工畢業，順利地在環境工程公司上下班，她發現人生沒有意義。有一天上班，等了一個小時公車等不到，她就跑回家，跟爸爸跟宣佈了一番「人權宣言」，決定轉行創作。

成英姝說她想表達的：「也只是將人的價值提升，告訴社會大眾，人的價值並不在於人的生產力，而是一種人權問題。」

「有些人會覺得我的作品是很超現實的，就是有荒謬色彩的，但是我覺得剛好相反，我的作品非常寫實，我覺得是把某一種人的情緒反應放大。也有人說我的人物沒有感情，後來我發現其實我潛意識裡的做法，是把你認為正常的人面對事情會有一些情緒、感情部分完全抽離，如此一來，就會讓這些人變得非常不可思議。」

先前提到，成英姝的《無伴奏安魂曲》重點不是破案推理，也不是塑造偵探形象，因此英國偵探小說的科學理性論證，以及美國冷硬派偵探的形象，在這部小說

裡似乎都找不到對應。日本二十世紀推理小說史中從三〇年代江戶川亂步的本格派、橫溝正史的變格派到戰後松本清張、水上勉的社會派推理小說，到八〇年代出現赤川次郎的青春派推理小說，雖然多半評者都認為赤川次郎的文采與社會深度均遜於前輩大師，但他的作品輕鬆有趣符合現代生活節奏，卻吸引了眾多的日本青少年喜愛。「四方書網」的一為評論者陳建忠認為，成英姝的推理小說雖然有類於赤川次郎的輕盈與現代感，但卻沒有像赤川一樣的厚重那部份，所謂厚重何來？就是推理小說的歷史。

從大眾文學、通俗讀物的角度來看，台灣大抵只發展出言情與武俠兩類，瓊瑤、亦舒、金庸、黃易，這個傳統總算迭有人才叢出。至於科幻、推理等類型小說，卻還無法構成一個傳統。有心於此道的林佛兒的《推理雜誌》自八〇年代中期創辦至今已逾兩百期，其中翻譯小說還是居多而本土作者稀少，並沒有培養出代表性的作者能成為書肆討論的話題。成英姝的推理小說等於是憑空出世，無論中外的偵探、推理小說都與之沒有任何一絲傳承的關係。

陳建忠認為，在嚴肅文學乏人間津的現下，媒體想創造一個新傳統，獎勵通俗好讀的小說出現，但在一個缺乏「推理」興趣的文學國度裡，釋放一次百萬文學煙火的光芒，對國內推理小說創作的發展來說，是短暫火花還是歷史先猷？

總而言之，成英姝本人以小說風格獨具，和令人驚艷的美貌——這使她成為SK II化妝品廣告代言人——成為「明星」氣

質濃厚的美女作家。搭配「時報百萬小說獎」這明星獎項，自是相得益彰。她被期待成爲「大眾與文學的接合點」。

但她本人說：「我從沒想過要被所有人肯定，這幾乎不可能，我估計台灣真正跟我有共鳴的人，大概不超過一萬人。站在我的角度，宣傳是要讓這一萬人知道有這個人，她有作品出來，他們會想看，我的任務就結束了。」

這荒謬詭異的情境，類似她的小說哲學，在別人以爲重的地方，她看得很輕，在大家以爲輕盈之處，成英姝卻敏銳捕捉到惡劣而令人無力抵抗的東西。

「我知道有一些創作者寫完一篇作品以後，會覺得自己寫的東西真是太棒了，然後迫不急待著要告訴人家，自己寫了什麼什麼好棒。我剛好是相反，我是一個非常悲觀的人，寫完以後我會覺得，就是你自己會知道缺點在那裡。如果你是一個沒有辦法知道自己缺點是什麼的創作者的話，那表示你不可能進步，因爲你不曉得缺點在那裡。所以我覺得這是正常的反應，但是問題是我常常只有看到那個缺點，所以我常常在一個作品完成以後，就會陷入一個非常低潮的沮喪期。」

對成英姝，對推理小說創作之路，對台灣文學，就像一枚預告的煙火而已，告訴你值得期待的還好多好多呢！（林乃文）